



43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高市誌字第 158 號
高雄雜字第 125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 82 年 09 月 01 日創刊
中華民國 100 年 09 月 01 日出版

發行人 / 施教民
執行編輯 / 吳金鎮、李唐輝
發行單位 / 財團法人台灣地區遠洋魷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二號三樓之一
電話：07-8117203 傳真：07-8315814
印刷所 / 天益印刷廠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廣西路 148 號 電話：07-7261326
全球資訊網 / <http://www.squid.org.tw/>
電子郵件 / info@squid.org.tw

國際漁業資訊

阿國公佈出口稅減徵法案

魷魚等水產品將減徵半年

阿根廷政府於 8 月 18 日正式公告 1243/2011 號法案，狗鱈、魷魚以及蝦類等水產品出口稅將減徵半年，以重建阿根廷水產業之競爭力以及經濟活動力。

受到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阿根廷水產品出口業蒙受極大損失，據統計，阿根廷有 90% 的水產品均外銷他國，每年貿易額約在 10 億美元，直接從業人口數超過 25,000 人，歐洲是阿根廷水產品最大出口市場，近年來歐洲普遍不景氣，導致該國水產品輸出相關產業出現虧損。

新法案公佈後，去頭去內臟狗鱈出口關

稅由先前 10% 降至 5%，其他切片、去皮去骨精肉、奶油狗鱈等加工品之出口關稅由 10% 降至 1%；魷魚出口關稅降至 2.5%，蝦類產品出口關稅降至 5%。

阿根廷水產品加工業者對此表示歡迎，也認為政府單位已經了解到業者在全球經濟衰退下之損失，例如蝦類 2009 年出口價格已經從 2005 年之水準下跌 32% 至每公噸 6,000 美元，雖然 2009 年魷魚價格較 2008 年上漲 35%，但漁獲量不佳，雖然價格上漲但業者仍處在虧損狀態。(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8/19、MercoPress 2011/8/18)

阿國漁業產量累計達 40 萬噸

較去年同期產量增加13.9%

根據阿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累計至 7 月 30 日漁業產量為 408,058.2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358,088.3 公噸增加 13.9%，其中 298,992.1 公噸為魚類、68,306.4 公噸為軟體動物類、40,759.7 公噸為甲殼類。

狗鱈仍是阿根廷漁業的主要魚種，漁獲量達到 152,560.7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141,327.1 公噸增加了 7.9%，其次為阿魷 64,777.1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29,637.6 公噸增加了 118.5%，第三位為蝦類 40,368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35,942.3 公噸增加了 12.3%。

其他產出分別為黃魚 9,133.6 公噸、比

目魚 4,609.5 公噸、星鯊 4,251.2 公噸、鱈魚 3,617.5 公噸、扇貝 3,413.6 公噸、鯛魚 2,411.6 公噸。

馬德普拉塔港仍是最大卸漁港口，累計卸魚量達到 220,032.4 公噸，其次依序為馬德林港 68,147.1 公噸、火地島港 41,227 公噸、得塞阿多港 29,100.5 公噸、卡列塔歐利維亞港 12,824.3 公噸。

漁業別產出以生鮮作業船之 128,926 公噸為最高，其次為拖網漁業 114,321.4 公噸、沿近海漁業 56,703.1 公噸以及魷釣漁業 50,526.9 公噸。（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8/5）

國際魷業動態

日本

日本魷

在 8 月 6 日及 8 日分別有 5 艘及 8 艘作業船進函館卸售魚貨，6 日卸售 45,129 箱，其中 12,679 箱為個體凍結，32,450 箱為塊凍，8 日卸售 99,753 箱，其中 24,506 箱為個體凍結，75,247 箱為塊凍，10 日另外有 6 艘作業漁船卸售 73,426 箱魚貨。

而在八戶港小型圍網漁船卸售日本魷魚貨漸增，8 月 6 日 18 艘作業漁船卸售 1,989 公噸魚貨，8 日這 18 艘作業船又卸售出 1,662 公噸魚貨，而在 10 日又有 6 艘魷釣船卸售 59,174 箱魚貨。

進出口市場資訊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6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802 公噸，進口值為 16 億 3 千萬日圓，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582 日圓，進口量值較 5 月份分別上升 23%以及 28%，與去年同期相較則分別減少 8%與 2%。

累計今年上半年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4,424 公噸，進口值達到 84 億 7,900 萬日圓，較去年同期之進口量值分別減少 15%以及 12%。

西班牙

第 32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增加 45.5%，從第 31 週之 5.88 公噸增至 8.56

公噸，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7.71 歐元下跌至 6.58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32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5.7 公噸(第 31 週為 18.8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S 級 18 公分以下 5.1 歐元/公斤、M 級 18-25 公分 5.4 歐元/公斤、L 級 25-30 公分 5.5 歐元/公斤、XL 級 30 公分以上 5.6 歐元/公斤；美洲大赤魷 5.5 公噸(第 31 週為 5.2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3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8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8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2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2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8 歐元/公斤、魷圈 2.1 歐元/公斤。(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2011/8/17)

國內漁業要聞

政府維護秋刀魚產品安全

總統視察並給予高度肯定

馬總統於 8 月 21 日至高雄前鎮漁港視察秋刀魚卸貨情形情況，強調政府採取派出試驗船赴漁場試驗之預先防範措施，提供讓消費者安心之漁產品，並指出兩岸簽署 ECFA，今年出口值已較去年同期成長達 9 倍之多，並於現場所卸下之秋刀魚紙箱上，親題「秋刀出鞘漁民笑」，勉勵業者與政府為產業共同打拼。

政府對秋刀魚產業採取預先防範措施，讓消費者安心

總統表示，秋刀魚為國內重要漁產品，本年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件，造成民衆對秋刀魚是否受到輻射污染產生疑慮，農委會為讓消費者安心，漁民順利出港作業，立即採取預先防範措施，派遣「水試一號」試驗船赴秋刀魚漁場進行採樣試

驗，所有檢驗結果均安全合格，讓民衆對我們生產的秋刀魚有信心。

ECFA 簽署後今年 1 至 7 月秋刀魚出口大陸產值較去年增加 9 倍

總統進一步表示，自從我國於去年與中國大陸完成 ECFA 簽署後，今年 1 月 1 日起秋刀魚出口到大陸的關稅由 10% 降至 5%，今年 1 至 7 月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之秋刀魚數量由去年同期 300 餘公噸，增加至 2,400 公噸，出口值並由去年同期 19 萬美元，增加至 188 萬美元，成長達 9 倍以上。

秋刀魚產業力拼世界第一，秋刀出鞘漁民笑

總統最後指出，我國秋刀魚產量目前僅次於日本，位居全球第 2 位，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能超越日本，總統並於現場所卸下之秋刀魚紙箱上，親題「秋刀出鞘漁民笑」，勉勵業者與政府為產業共同打拼。(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專題報導

日本東北大震災之後的水產復興政策

取材自朝日新聞社地方報導 2011 年 07 月 12 日

日本東北出現大地震以及大海嘯之後，最重要的議題便是『今後要如何復興？』於是來自各方面的討論以及建議案紛紛出籠。日本政府從災後發生以來歷經了 106 天，在 6 月 25 日成立『日本東北大震災復興構想會議(以下簡稱為復興會議)』。包括三陸在內，日本東北地區遭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及大海嘯。而在這之前，日本人最熟知的莫過於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6 月 15 日所發生的大地震及大海嘯(以下簡稱明治大海嘯)，以及昭和 8 年(西元 1933 年)3 月 3 日所發生的大地震及大海嘯(以下簡稱昭和大海嘯)。在相關的海嘯研究案例中，以 1993 年 7 月 12 日發生在奧尻島的海嘯，及其之後的復興政策最受大家的關心與矚目。

但是，明治以及昭和時期的大地震及大海嘯，畢竟距離現在已經有 115 年及 78 年之久，知道的人大概也已經印象模糊了。當災後發生之後，當地的居民到底是如何度過？或是如何重新站起來的？很可惜，並沒有做充分的調查。三陸地區各城鄉市鎮大概都是從事漁業或是水產業這樣的基礎產業，因此，當這些地區在討論如何復興的同時，大家對於『水產的復興』之重要性都有相同的共識。鑑往知來，從現在所發生的大震災來討論未來應該如何因應才是意義之所在。因此，從明治及昭和時期所發生的大地震及大海嘯之後，人民如何進行水產業的復興？經過又是如何？了解清楚對以後政策之擬定必然有相當大的幫助。

明治時期的大海嘯

明治時期的大海嘯雖然有作家的紀錄文學可供參考，對於災後的悲慘狀況也有清楚的描述，但是作家的文學著作中並未對水產業的復興狀況有詳細的記載，也許那不是著作的目的吧。因此，在書中只寫道『復原作業緩慢的進行，漁船及漁具流失的各個村落，在災後的 3 年間漁業也停止了，人民生活在極其悲慘的狀態中。』

(一)岩手縣

明治大海嘯之前約有一萬五千戶漁家，但災後只剩下約八千戶，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於兼職漁業的漁家不見或減少了。而現在因為沒有資料可作比較，可是從岩手縣漁船加入保險的數目約一萬艘，以及由水產廳的網頁所公佈的資料(至 6 月 13 日止受害漁船約六千艘)來看，預估受害船隻的數目還會再增加。明治大海嘯發生之後，因有政府以及慈善家等所捐贈的金品或補助款之故，在二個月之後，漁船的修繕或新船的建造很快的進行。也因為有這些漁船，非常幸運的得以享受後來的魷魚以及鰹魚、鮑魚、鱈魚等之大豐收。這次日本東北的大地震以及大海嘯，很多人都非常悲觀，都認為海膽或鮑魚應該會被沖離沿岸。但是，從明治大海嘯之後的記載來看，至少鮑魚沒有減產(沒有海膽的詳細資料)，而且之後又呈現豐漁現象，所以根本不用擔心，預估到年底應該可以恢復至正常狀態。

在這次的復興會議雖然出現不少「因大海嘯之故，包括漁場在內的海洋生態將會產生急

遽的變化，因此，若要讓漁場或資源恢復，應該趁此機會進行或推動資源管理政策等。」的聲音，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海洋生態為何會產生變化。明治大海嘯當時，特別是水產加工業，例如鮑魚干、海參干、魚乾、海苔等都相當旺盛，但是大海嘯來了之後，製造場所、器具等——流失或遭受破壞，即使快速進行修補與重建，在諸事不備的狀態下，一直都無法製造出良好的商品。再加上 8、9 二個月陰雨綿綿，大豐收的日本魷也因腐敗而無法進行加工。當時，政府開始鼓勵業者利用火乾法從事漁獲物乾燥，雖然如此，商品的不良率還是很高或是乾燥不完全。另外，製造業者最感困擾的莫過於鹽的缺乏，因為沿海各村落的製鹽場幾乎都無法正常使用，鹽的供給功能頓時喪失，雖然使用赤穗地區的海鹽來代替，但因價格暴漲讓製造鹽製品的業者縮手，結果使原料腐敗數量更多，因此，政府又開始鼓勵製鹽場的建設，最後在 10 月中旬才恢復鹽的正常供給。

岩手縣的水產品主要銷往東京、橫濱、宮城、秋田及山形等地，商品最主要還是製造加工品，生鮮品只在冬季出現少量的鮪魚、紅魷、石鱸等魚類。在大海嘯的當年物價高漲，較往年約高出約一至二成左右。而在大海嘯之後，因為物資缺乏，許多商品都創下歷史天價，而且商品的買賣還相當熱絡。在生鮮品方面，鮪魚則出現大豐收，業者曾利用快艇將漁獲物送往東京、橫濱等地區而獲利頗豐，但是在 12 月下旬房總海域也出現鮪魚的大豐收，最後讓鮪魚價格暴跌，反而又將漁獲物逆送至青森以及北海道銷售。最重要的是，商業狀況比前一年還要活絡，此外，該縣的漁業生產總額為，海嘯前一年為 57 萬 3,000 日圓、海嘯當年 52 萬 5,000 日圓、海嘯隔年 94 萬 5,000 日圓，海嘯之後呈現急增的現象，而且之後也維持相當長的豐收期。

(二)宮城縣

海嘯當年的漁業以鮪魚為主，呈現較往年大豐收的現象，而且漁獲物的價格也比往年高，例如牡鹿地區的獲利一向很高，但是 6 月 15 日當大海嘯來襲之後，本吉郡、桃生郡、牡鹿郡三個面臨東海的郡，不論是漁船還是漁具都流失大半以上，漁業幾乎呈現停頓的狀態。好在當時鮪魚大豐收，而且拜從事鮪魚漁業之賜，許多漁民或漁船逃過一劫，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雖然如此，流離失所的居民比比皆是，到底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才是當時最悲慘的景象呢。

之後，因政府單位之協助及愛心人士之捐款等讓災民免於飢餓，隨著時間的過去，許多漁具及漁船等都已經慢慢修復。其實，海嘯所帶來的災害的確不容小覷，再加上漁場被漂流木或瓦礫垃圾等所充塞，以及因岩石之崩塌帶來大量的泥沙，或因岩礁之暴露等而造成沿岸漁業之嚴重破壞更是隨處可見。之後也發現，章魚類之漁獲狀況不佳，而且連鰻魚類也是非常稀少，雖然鯉魚群大量洄游至岸邊，可是每當出海之際常常會因漂流木或是發現遺骸而影

響捕撈作業。即便如此，上天還是憐憫著漁民，魷魚出現數十年來的大豐收，在受災區到處可見豐收的景象，浦濱地區只要一艘小船以及一支釣竿，便能有意外的獲利，在極短的時間內竟然可以儲存比災害發生之前還要多的財富。可惜的是，漁船的建造並非一朝一夕，再加上船用木材之短缺及造船工人的死亡等，漁業的經營還是非常困頓。

另外，前述的三個郡也因為到處都是泥沙淤積，而造成魚類洄游路徑的改變，在捕撈鯧魚的刺網底下經常可見發臭的污泥，再加上天候不穩定等因素，宮城縣的漁獲量確實大量的減少。在此一狀態下，金華山以西的沿海，所到之處的十幾公里間海底幾乎都是泥沙，也因此，根本無法進行魷魚類之捕撈作業，當然漁獲物極度歉收，在仙台灣附近的漁業也呈現一落千丈的窘境。宮城縣的漁家在大海嘯來臨之前約一萬五千戶，災害發生後約只剩下七千戶，但隨著時間的增長，漁家又開始增加。另外，該縣的漁業生產額在大海嘯來臨的前一年為 50 萬 3,000 日圓，海嘯當年為 47 萬日圓，隔年增加至 57 萬 4,000 日圓。

昭和時期的大海嘯

受災區以岩手縣最嚴重，其次為宮城縣本吉與牡鹿二郡，當時的大日本水產會非常快速的派遣調查員直接進入災區探訪。以岩手縣來說，幾乎所有漁船全遭破壞或流失，漁船損害情況為小船達到 12,000 艘、發動機漁船約 1,000 艘、遠洋漁船 23 艘、定置網 600 處。漁船損害金額為 624 萬日圓，漁會共同設施及各水產加工廠或冷凍設備約 2,500 萬日圓。就漁民來說，在購得漁具或漁船得以重新出海捕魚之前，以從事復興作業的土木工作為第一優先。亦即，在無法出海捕魚之前必須得先填飽肚子，必須為三餐著想。緊接著，雖然問題環繞在漁業或家園復興的內容上，但是，災後的漁家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去進行復原工程，因此，大部分資金是要由政府支出呢？還是利用低利貸款呢？或是由地方政府利用長期償還的方式來推動呢？最佳的方式是採以上三者並行的模式。

當資金到位之後，第一優先的工作便是從事漁船的建造，其次是水產製造加工廠及定置網漁業(當時被認為是富裕的資本階級)之救濟，這些行業之復興一旦稍有延遲將關係到數萬甚至是十幾萬人的生計及安危，不能等閒視之。而且，當務之急便是讓漁民有船出海捕魚，以及給予應有的基本生活型態，一旦漁民出海捕魚便有了漁獲物，這對水產製造業來說，有原料才能從事加工製造，才有重生的機會。其實，並不是從各地將漁船集合起來，而是在當地將所有造船師父徵招過來從事漁船的建造，從當地將基礎事業帶動起來，如此一來經濟才會活絡，也才能解決當地居民的生計。

結果，昭和 8 年的三陸災害復原補助追加預算金額為，漁船復原補助金 193 萬日圓，漁具復原補助金 145 萬日圓，水產共同設施補助金 78 萬日圓，海嘯災害防止調查費 4 萬 4,000 日圓，利息補貼 22 萬 3,000 日圓，加入其他農業部份的補助金總共是 582 萬 1,000 日圓。

與損害金額相較，當時的預算金額其實非常少，相較於漁船損害金額也只在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再與水產加工廠的損害金額相比更是小巫見大巫。

今後的水產復興政策

經過前面的論述之後，過去的大海嘯與這次的大海嘯所帶來的災害或是復原政策，到底有何不同？要如何因應？這才是今後會議討論的重點所在。明治大海嘯所造成的災害雖然不輸這次的大海嘯，但是，由於三陸擁有排名世界第三大的漁場之故，天然的海中資源極其豐富，這是沿海鄉鎮或是漁業復興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快速的建造漁船更是復興工作的重要推手。雖然漁家數目減少，但是漁獲生產量卻能持續穩定，至於失去受雇工作的漁民也輾轉至北海道或是樺太等高薪資的地區，讓生計得以維持。

(一)文明所引起之災害

就昭和大海嘯來說，以漁船的損壞或流失最為嚴重，因此，在復原工作上，以漁船的建造與修復列為最優先。其實，當時的水產加工業也感受到勞動力的迫切需求，可惜還是無法適時對其伸出援手，之所以會如此，那是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不一樣，那個時代認為水產加工廠或是定置網漁業都是屬於富裕階級(或經營者)，所以沒有成為政府補助的對象。

對於這次的大震災，真相到底如何呢，其實，最重要的首推核能發電廠的事故，現代人為了生活的方便，也習慣目前社會上的種種便利性，但是由於「文明」所創造出來的非自然界的設施才導致放射線物質的污染災害，以及如汽車或是巨大的石油槽、鋼筋建築等，通通在海中化為瓦礫或垃圾，而這些東西最後導致漁場無法使用。換言之，過去所謂的瓦礫垃圾所指的是浮游的木片，而現在卻是落入海中的岩石，雖然都是天然物質，但是卻有天壤之別。亦即，這次的災害無論人類如何解讀，都應該歸咎於「文明所帶來的災害」。

如果只針對水產品來說，因為冰塊非常普及，而且現代又因家家戶戶擁有冰箱之故，當然冷藏或冷凍食品的流通已成為主流。因此，這一次所顯現出來的問題，就水產復興來說，應該包括漁船的復原、漁港設施以及水產加工流通三者，亦即，應該要考慮三位一體的復興政策才對。只不過，現今的政府缺乏預算，發行國債又緩不濟急，因此，若能將漁港集中化、開放漁業權或是導入民間的資金等，應該對災後的復興工作有相當程度的貢獻。所以說，在復興會議的建言中已出現「與民間企業相互合作」、「特區的活用」等提案。

就會議討論的本質來說，本來應該將重點放在「從這次大地震及大海嘯的教訓中，學習如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手段、設定哪些架構、應有的態度與思危等」上面。以大地震來說，日本經歷過阪神大地震，對於居家等地震保險已有相當程度的共識而且已經普及化。只不過，除了住家及生活用的動產給予保險外，能夠涵蓋地震或海嘯的民間保險卻完全沒有設立，例如水產加工廠等臨海設施等都沒有籌設相關的保險或互助基金機

構。為了讓人民得以長住久安，例如阪神大地震之後成立了「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法」，這是針對個人的財產由個人自己負責所產生的社會思維的變遷，因此，今後是否也要為了支援遭受天災的受災戶而訂定相關的支援條款或籌設相關的支援機構呢？

(二)復興議題之優先順序所帶來的不同心聲

以這次的災後復興會議來說，吾人將範圍縮小至水產業，筆者(東京海洋大學海洋管理政策學教授末永芳美教授)認為還沒有看見復興的組織架構有大幅變更的跡象。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如此便利而且豐富的「文明社會」是否能拋棄呢？冰箱、汽車、冷氣是否能不要呢？只要向每一個人問一問，答案很快就知道了。

如果只談水產復興，消費者只要拋棄冷凍水產品或冷凍食品，但是在漁村的漁民其漁船每次都得上岸卸貨，即使加工廠都捨棄上岸所卸之漁獲物，漁港的復原工作仍然必須繼續進行。海嘯這種超出人類智慧所能預測的災害，以現階段來說想要預測海嘯還是有些困難，只要將此作為前提，那麼補償的政策應該如何規劃或進行呢？政府的復興構想會議當然必須討論這些事情。

零星或分散的漁民至今還有許多仍然是行蹤不明，其他漁民之生活還有許多都處在不安定的狀態中。漁業權是否開放？民間的資金是否導入？吾人不能說誰對還是誰錯，但是，執政當局卻必須要有勇氣向受災居民道歉或慰問，如此一來才能進一步考慮會議的討論順序。無論如何都要讓災區的人民早日恢復往昔的生活，讓漁民早日出海捕魚，政府在擬定政策時應該朝此一順序考慮才對。

過去的明治以及昭和的大海嘯，三陸地區的漁民都能強力的讓漁村以及漁業復興。在明治大海嘯時期制定了獎勵遠洋漁業法，而且還投入大量資金建造近代漁船，並規劃貸款給企業的補助政策。但是，我們必須將漁業、漁港及加工視為一體才對，水產加工業也是文明社會的產物，就如同現在的我們在生活上不能沒有「電」一般，因此要重視它的存在。

(三)執政者及政府補助額度的重新思考

對於投資金額龐大的水產加工廠的重建來說，執政當局是否仍存在「只是一家民間企業的設施而已，有其一定的補助金額」之想法，此一想法是否改變非常重要。掌管水產的官廳以及掌管中小企業的官廳，彼此之間存在著政策上之競爭，而人類其實無法預估未來是否會發生什麼重大的事件，除非遭遇到重大的困境，否則很難有意想不到的創造力出現。對於居家住宅以外的建築物之補償到底應該如何進行，以過去的阪神大地震發生之後所籌設的對個人財產的支援形式來看，這次的大海嘯也應該審慎檢討，是否也應該要籌設擬定所謂的「大海嘯之補償措施」呢？